

大学纪事

汤吉夫 著

DaXue
JiShi



花山文艺出版社

大学纪事

汤吉夫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纪事 / 汤吉夫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7

ISBN 978-7-80673-950-1

I. 大... II. 汤...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3285 号

书 名: 大学纪事

著 者: 汤吉夫

策 划: 张采鑫

责任编辑: 翟建文 刘斌武

特约编辑: 李文生

装帧设计: 北京中飞时代书装设计机构

责任校对: 贾 伟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 / 32 / 35 / 43

传 真: 0311-88643234

印 刷: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00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73-950-1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汤吉夫 山东青岛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毕业后长期在河北省工作。曾担任廊坊师专(今廊坊师范学院)校长、河北省文联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世纪80年代末，调入天津师范大学任教，任文学院教授。曾获得曾宪梓教育基金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曾发表各类文体的作品 360 万字。结集有《汤吉夫短篇小说集》、《汤吉夫中篇小说选》、《汤吉夫小说选》、《遥远的祖父》，以及杂文、随笔集《津门乱弹》、《湖边记忆》、《书斋内外》，报告文学《郭枢俭印象》，长篇小说《朝云暮雨》和《大学纪事》等。散见于各地报刊的杂文、随笔、评论、论文一千余篇。作品曾数十次在全国、省市和各地刊物、报纸的评奖中获奖。

内容简介

在大学合并的风潮中，H大成为一所规模巨大的大学。新任校长何季洲宏图大志，决心要把H大建成国际一流的学校。为此，他使出浑身解数，不惜代价，建设五星级教学楼、申报博士点、引进明星、投巨资做广告，以期打造学校的知名度，把学校拖上一辆高速奔跑的战车。

但是这样的“勇于开拓”带来了一系列弊端，教学秩序被打乱，弄虚作假成风，教学和科研质量下降；学校的日常工作也演变成官场的争斗，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作品描述了当前大学教育中存在的极其复杂、值得关注的现象，具有相当普遍的启示意义，读来令人回味和深思。

策 划：张采鑫

责任编辑：翟建文 刘斌武

特约编辑：李文生

封面设计：中飞时代·张志维
010-84839920-335



对历史理性精神的强烈呼唤

——为汤吉夫《大学纪事》序

□ 李 星

在《新世纪中国小说及其未来走向》一文中,笔者曾经对当前中国小说社会批判意识越来越淡化的趋势表示担忧,指出:“一些作品具有人性的批判,却缺少社会历史的批判;一些作品只有文化批判的姿态,却缺乏深刻的批判实质,给人一种与现实的挂空感;一些作品在内在精神上给人一种中产阶级的自足感、幸福感、欣慰感,却缺乏那种与民族命运相连接的疼痛感。”^①为此,几年来笔者一直充满着对那种沉重阅读的心理期待。正是在这种心理背景下我读到了汤吉夫先生的长篇小说《大学纪事》,深为小说所揭示的当前大学教育中有违教学规律、办学宗旨的浮夸风而震撼,也为作者对中国教育及民族未来的深切忧患而感动。这是一部满足了笔者期待的那种以高扬的人文立场,以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人格勇气,尖锐地进行社会现实批判的佳作。当直

^①《新世纪中国小说及其未来走向》,见《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6年第5期。

面发生在中国高校的种种荒谬现实的时候，作者的心似乎在颤栗，作为读者的我们的心也在疼痛。

因为有文学堕落为政治奴仆的历史和经历，又有对创作中以文学图解社会政治教条的概念化写作的反感，躲进历史、深入人性、高谈“文化”，已成为许多有为作家的写作策略和通往深刻之路，并成为小说脱离现实、脱离时代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学纪事》紧贴现实，对当前中国高校贪大求全的形式主义，不择手段的“申博”风的揭露和批判，其题材和主题都有一定的“时事性”。时事性或者迫近的现实感，对于以追求更长的生命力为使命的小说创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稍有不慎，就会成为另一种面貌的概念化写作。但是在我们眼前的《大学纪事》，却能将时事性与历史深度，将言说的勇气与叙事的精到，将问题的尖锐与美学的高度结合起来。这与作者汤吉夫的自身优势有关，他是教师出身，曾经多年担任一所高校的校长，又有二十多年的教授经历，他又主持中国小说学会工作多年，作家、教授、学者、校长、硕导、会长，不仅丰富了他的学校生活经历，也大大开拓了他从教育、行政到全国性文化场阔的社会生活眼界。正是这种人生经验的优势，思想、生活视野的优势，成就了《大学纪事》的创作。

《大学纪事》在现实题材创作中脱颖而出，还与汤吉夫作为一个早从20世纪80年代就出名的作家，坚守不渝的“文学就是人学”的创作理念有关。早从2005年秋，笔者就听到汤吉夫多次谈过他要写三部长篇小说，但是他谈的都是让他激动的人物细节，如何季洲“爷爷”这个人物原型的许多超常而怪异的行为，如某人与阿丽，特别是彭尼的生死之恋，“麦子”的颇为执著的“报警”等等，因为当时还没有何季洲这个人物，我从未想到他要写的是校园和大学教育的题材，还以为那个不近财色的“英雄”是他家族史中的人物呢！这说明了汤吉夫的创作最原始最深刻的冲动，不是单纯的现实和时事背景，而是活跃在他心中、冲击得他虽然人在交际场所，却仍然忍不住要挂念、要告诉朋友的人物，他们已经牢牢占据了他心灵的中心。人是社会和历史的主体，将题材故事、对生活的思考和忧虑，还原于人物及他们的现实行为、命运轨迹，写性格，分析心理，展示心灵，直入他们的灵魂和骨髓，正是《大学



纪事》实现深度社会批判、也是人性批判的根本路径。

何季洲是《大学纪事》奉献给当代中国文坛一个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独异的典型形象。就其深度来说,他是以“家族文化”、“官本位”、“等级制”为核心的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留给当代中国的一份丑陋的遗产。爷爷的遗嘱包含了太多的社会人生体验,也积淀了极为丰富的中国思想文化信息。就其广度来说,他又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官场、民间得到广泛认可的“政绩”文化的产物。当官要有政绩,凭政绩以考核官员的能绩,决定他们的升迁,本来是社会政治观念的一大进步。但在当代中国,一切动机良好的政策口号,都会为那些谋私者所利用,GDP成为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整合教育资源,提升教育水平的并校措施、博士制度,成为“五八”式的教育大跃进。国家合理的方针政策,如此的荒腔走板,端赖无数个何季洲这样的“当代英雄”。与当前中华大地上大大小小的“当代英雄”相比,何季洲对自己的要求可谓严苛,然而在精通权术、拉帮结派、排除异己、蒙上坑下,制造虚假繁荣等方面,他却大有无师自通的天赋。在陈冬至副校长被法办、盛霖副校长被泼污、卢放飞被冷冻、海伦娜被赶走以后,何季洲也登上了他校长事业的顶峰,当他在不明真相的师生的欢呼声中举起庆功酒杯的时候,汤吉夫也明白,这样的人物已经离更高的提升、更大的权力不远了。然而人们却不能不思索,一个颇具欺骗性的个人野心家,一个没有国家民族信念的政客,一个善于利用财势和人性弱点的专制魔王,却能大行其道,究竟是谁病了?是社会,是时代,还是他们的人民?

除了何季洲,陈冬至、盛霖、卢放飞、海伦娜、麦子、阿古、阿满等校园人物形象也让人感叹,具有很大的典型意义。以常理推断,竞争H大学校长失败而屈居基建副校长之位的陈冬至,尽管有许多任劳任怨、风尘仆仆的行为,人们还会怀疑他的动机,然而直至退回卢放飞借给他的巨款,法办前后的家访,人们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廉洁自律、坦荡无私的实干家啊,他的被陷害突出了何季洲的心狠手辣,睚眦必报。盛霖是一个见识超凡、端正方直、敢讲真话的学者型校领导,读者曾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然而终因抹不开人情面子,一事不慎,而授人以柄,为何季洲所收俘。小说第九章第三节最后近千字的盛霖剖析,既是人物的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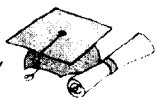
责,也是作者对他的灵魂和污浊世风的拷问和谴责。吹白现黑,以白衬黑,足见作者对这类人物的熟悉与同情,对恶浊的现实社会风气严重程度之清醒,内中也隐约可见作者对自己一类人的自省与自责。

同何季洲一样,作家、H大学文学学院的兼职院长麦子,也曾经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当代英雄”。不过这是一个恶迹突出,善于利用媒体的媒体英雄,一个行为放荡的猎艳高手。他应该是作者所否定所鄙弃的人物,然而汤吉夫毕竟老谋深算、人情练达且阅世甚深,不仅有吹白现黑的深刻,也有揭黑现白的勇气,毫不犹豫,然而却也出人意料地表现了这一人物粗犷中的精细,浮华中的真诚,攫取中的奉献,兽性表面下的人性。他的名声,他的巧借媒体的策划公关能力,被何季洲利用了,而他的真诚善良与见义勇为,却与何季洲的野心欲望相冲突,同海伦娜一样被强烈贬斥。麦子、海伦娜、阿满和盛霖一样,都是中国小说中少见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形象。

在长篇小说叙事艺术上,《大学纪事》也颇具特点,对当代中国长篇小说艺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首先,是作者基本退居幕后,让书中人物充当显在的叙述人,它就是校长办公室主任卢放飞。在何季洲校长、书记一肩挑的情况下,卢放飞在很长时间内,是H大学中最接近他的人,成为了学校的“神经中枢”,不仅了解学校决策内情最多,也最易感受堂皇外表下的本来面目。如果卢放飞是一个趋炎附势、私欲很重的人,正可藉此获得更大的个人利益,但他却是一个专业出身的正直的青年学者,他的观察与感受也顺理成章成为读者认识何季洲的一面镜子。

其次,是反讽与幽默成为《大学纪事》叙事的突出风格。在日常生活中,教授汤吉夫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常常以随俗的恶谑与打趣,隐藏他性格深处的方正与尖锐,缓解自己的人生压力。文如其人,他表现高校生活的小说,也不扭捏作态,故作严肃状,常有大俗大荤之语,直刺人物或事象的本质。如他借用他人的评价称何季洲“天生就是一个打大仗的人”,称阿黄为“无齿(耻)之徒”等等。还有一些涉黄的段子,如“我操”、“副处”等也被他巧妙用于叙事中,或讽刺人物的无耻,或讥刺国人的低俗。至于由H大“与诚信共舞”的标语联想到“与狼共舞”;盛



霖一腔正气,反遭周围人攻击时,“人过街,老鼠喊打”的愤懑与自嘲,就是雅气十足的学者式的深刻了。但是,《大学纪事》最突出的幽默与反讽,却在于对于一种复调式的戏剧氛围的营造。一般来说,悲剧和喜剧属于不同的美学范畴,它们的最高境界是悲中有喜或喜中见悲,但它们的基本范畴,仍是喜剧或悲剧,不可能同时呈现。但在《大学纪事》中,在同一场景中,它们却以自己各自的本质形态呈现出来,形成尖利的反讽效果。如在海南高教改革高端论坛上,面对一片浮华之声,盛霖仗义执言,坦言本校改革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本来是要引起与会代表的重视和讨论,扭转一边倒的浮夸会风,但他的发言,却如石子入深潭,重拳击棉堆,无人接招。对他来说,愿望和效果反差如此之大,绝对是一场悲剧。但对与会其他人来说,却依然高唱高教大跃进的调子,如歌如潮,俨若一场无厘头的闹剧。小说最后H大学庆祝晚会,何季洲以“四大喜事”煽起了全场师生的狂热,也诱发了对他个人的形象和作风的狂热崇拜,不学无术的阿古等“功臣”光彩亮相,觥筹交错、欢呼不断,更像一场不折不扣的闹剧。但对已经坐了冷板凳的卢放飞和被“强奸”屈从的校领导盛霖来说,却又是一场深刻的悲剧。在这两个情境中,喜剧是构成悲剧的主要条件,喜剧越热烈,盛霖和卢放飞的悲剧感就越强烈,失败感也就愈深,内心的痛苦也愈强。按照鲁迅先生给悲剧、喜剧的有名定义,悲剧在这里撕碎的是人物的尊严、人格及对国家民族未来的理性思考和忧患意识,喜剧展示的是高校教育中贪大求全的形式主义与非理性思潮。两者并存,产生的是强烈的反讽效应、令人震惊的艺术力量。

《大学纪事》中还有一些属于黑色幽默范畴的事件和情境,如阿满因为执行考试纪律,却成为学生的“敌人”;阿古剽窃了小林和老林的学术成果,小林和老林在得到了好处之后,却反成了他的坚定拥趸者;麦子、海伦娜因为坚持了教师的良知,却被弃之如敝屣。是非颠倒,价值观念错位,美丑、善恶混淆,莫此为甚!更可怕的是,这种现象不只是出现于何季洲领导下的H大学,它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广泛的思想文化基础。所以《大学纪事》所批判的就不只是一个人野心家何季洲,而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思潮,一种根源深远的病态社会心

理,一种已被历史所反复证明的,我们这个时代的顽症。

在笔者的印象中,汤吉夫是一个有胸怀、有智慧、有关怀的人,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就让一个濒于衰亡的中国小说学会起死回生,在文学理论界、创作界造成如此广泛的影响,就充分说明他的学术管理能力是多么的出类拔萃,他的人格魅力是多么的突出。一般来说,学术能力、创作能力与管理能力、经营能力很难一个人得兼,它们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但是在汤吉夫身上,它们却同时存在,并且有相得益彰之势。或许当年他不应该辞去校长之职,应该继续去做文化教育方面的领导,然而他却始终痴迷于文学,同时以教授、社会角色的视野和经验去滋养自己的创作。对于他自己来说,或许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对于中国的文学来说也多了一个有洞见有水平的作家,但对于中国的教育和文化来说,确实是一个明显的损失和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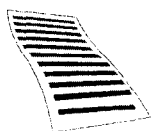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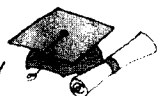
在《大学纪事》之后,汤吉夫还有两部长篇呼之欲出,写完它们,汤吉夫的文学梦想是否会画上一个句号,我们不知道。同样为我们不知道的是,它们是《大学纪事》的续篇,还是另辟蹊径?但作为一个天真的读者,我们还是希望看到何季洲之流在H大学,在人生舞台上的跌落,在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上被否定、被淘汰。社会在进步,生活在前进,历史理性的旗帜必将在H大学,在全中国的土地上飘扬。

(作者为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著名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



目 录

序 言	李 星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22
第三章	45
第四章	65
第五章	83
第六章	103
第七章	127
第八章	151
第九章	169
第十章	194



第一章



1

昨夜酒喝得太多。天旋地转地躺在床上，记忆就变成一部褪色的、跳荡的老照片。现在躺着的高靠背的床，也许就是当年犹太人睡觉的地方，透过长长窄窄的窗户，那个尖鼻子的犹太人兴许一次次地眺望过大海，那个忧郁的犹太人在想些什么？越过大海，他是不是哀伤地瞭望过失去的故乡？

父亲告诉过他，这所房子是从一个犹太人手里买下的。那个犹太人后来去了澳大利亚，行前的急迫中，只好把房子贱卖掉。父亲曾经略有得意地这样对儿子说。

母亲早已故去，现在父亲也已告别人世，而把犹太人的房子留给他。他平时住在学校的公寓里，只在节日或周末时来住一住。妻子没走的时候还好，两个人的世界毕竟还有欢乐，起码不显得寂寞，但是妻子后来也走了。

为什么要一个人喝闷酒呢？为什么要拿酒来折磨自己呢？他问自己，却又终是答不出。

春节前妻子寄来一张照片，是和她的美国同学去布里斯班旅行时的纪念。在黄金海岸的金色沙滩，那个毛猴子一样的高大的美国人，紧紧搂抱着他的妻子。身材高挑的妻子，在那个浑身长毛的白人的宽大的胸怀里，宛如一个撒娇的小姑娘。



这让他感到羞辱。那时刻，他的血管暴涨，连掏刀子去和那个毛猴子拼命的心气儿都有。但很快他就平静下来了。妻子没有写信，也没有打电话，只把一张挑衅式的照片寄给他。那里边的信息，他几乎一下子就能捕捉到。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吧，他有几分苦涩地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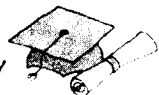
天亮时分，他下床来，感到头还有些晕，就来到想象中的犹太人常常俯视大海的窗前。推开窗子，冷飕飕的寒风一下子就吹进来，他打了个寒噤，忽然发现昨夜寂静悄悄地下了一场大雪。

漫长的冬天过去，但寒冷却没有结束。春节过后，还下了这样一场大雪。尖利的北风又来袭击，他看到海滨浅水的地方都结了冰。百年不遇的寒冷，让城市暂息了喧闹，也收敛起浪漫。寒冷冻结了美丽的城市，只把白雪留在了教堂的铜绿色的尖顶和众多的层层叠叠的红色屋顶上，在冬日阳光的照耀下，显露出冷峻的神色来。

他长舒了一口气。他知道冷峻并不是这座城市固有的色调。夏天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外地人会涌到这里，街道、海滨、浴场，到处都是多彩的嘈杂和震天的喧嚣。这是个欢乐的季节，也是个欢乐的城市。它长年酿造啤酒，就是为了让全中国、全世界的人们前来痛饮的。

他也知道，无论在老市区还是新市区，精彩更发生在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之后。餐馆啊、酒吧啊、舞厅啊、洗浴中心啊，以及各种招牌的夜总会啊，都能招徕起无法计数的男女。生意啊、公关啊、情感啊、性啊，都会在吃啊、喝啊、舞啊、洗啊的流程中得到最充分的释放。灯红酒绿、醉生梦死，在这里都是太平常的事。商品化的时代，甜得发腻的空气，就像飓风骤起，刮得普天下都是一样的颜色。他们需要刺激，他们口袋里有钱，他们昨天也许贫穷，但今天他们都是“爷”了，他们每个人的脸上多少都有点儿暴发户的神情。9. 11和他们无关，而伊拉克又离他们太远，他们何必去操那份闲心呢？虽然他们的先辈听到过德国的大炮轰鸣，受到过日本宪兵的摧残，也领教过美国坦克的厉害，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还想它干什么？我们现在过得挺好的呀。

他皱着眉头深沉地想着。他的家乡是一个欧化程度很深的城市。夏天的时候，从前海回望，一栋栋红瓦黄墙西式洋房，隐在山坡的绿荫丛中。老城区基本上是从德国移植过来的。漫步在它的街巷中，有时你会想到汉堡、会想到法兰克福，有时甚至会误以为你来到了慕尼黑乡间的某个小镇上。在这座城市生活着的人们，和中国其他地方的百姓有着心态上的不同，



他们是那些和欧洲文明较早地发生过接触的人。比如，他们的城市也许是全中国最早也最喜欢吃西餐、喝啤酒的地方，所以这些年来，这座城市的人们就显出很是自豪的神态来。

这城市里的人，白天奔波、劳碌、格斗、拼杀，夜晚就休闲、赶海、摸蛤蜊、钓虾；当然更多的是呆在家里哄孩子、看电视，或者串亲戚，或者去孝敬孝敬老人，和全国各地的城里人过着大同小异的生活。当然，另外的一些有钱人，或者是想挣有钱人的钱的人，就出去喝啤酒，去干各种各样的消费的经营生。

小的时候，他所就读的那所到处都是小洋楼的中学，就有好多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先生，日本、英国、美国的都有。听他们上课绝对是一种享受，聊天的时候多，真正讲到课本了，三言两语就带过去了。作业也不多，不像今天的中小学，专门拿作业折腾学生。一位教音乐的老师，好像是上海人，从美国回来，上课绝不领唱，而老是用钢琴带着学生，一旦歌学完了，她就不再管学生，而是自顾自地弹起她所喜爱的曲子。贝多芬啊、巴赫啊、柴可夫斯基啊，他都是从课堂上听来的。她后来调往北京，到音乐学院教书去了。

回忆带来短暂的温馨，让他沉浸在少年时代的生活里。但是，化不去的悲凉，却又迅速地包围起他，他像一个被人遗弃的孩子，无端地想起自己早已逝去的父母。母亲曾经在大学里教过英语，是那种口语说得跟美国人一样的中国人；刻板的父亲在机车制造厂当工程师，设计并建造了中国的第一台火车头。后来造火车头的师傅当了全国劳模，而他因为说了些不敬的话，招来了炮火连天的轰炸，并且开始了接二连三的噩梦般的日子，以致后来他和太太都成了革命的对象，批判、斗争、戴帽、劳改，经历了中国知识分子最为熟悉的那种生活。幸福如同过眼云烟，旋即飘飞得无影无踪。

在这个寒冷的清晨，他忽然忆起他的早已故去的父母，兴许就是那种凄凉心境所造成。孤独寂寞的节日里，他不能不返回到记忆之中去寻求慰藉，然而那真的是一种慰藉吗？

在令人瑟瑟发抖的空气里，他扫了一眼那张他刚刚睡过的大床、那张栗色的欧式的写字台，以及那个有着穿衣镜的古老的橱柜，油漆斑驳的地板早已开裂，锈迹斑斑的管道，蒙着一圈厚厚的铁锈，一切都像坟墓似的古旧。

是啊，他想，不能再到这里来了，一个让人窒息的地方啊。

不过，这种凄凉难耐之感没有在他心头过多停留，他告诉自己，必须尽



早摆脱出来,因为后天就是开学的日子,他必须精神饱满地去上班。

他叫卢放飞,在本市的 H 大学供职。

2

回到学校的公寓里,卢放飞的心境一下子好了许多。

他是 H 大的校长办公室主任。这位身材挺拔的男子,降生人世之际,固执的父亲,为他选择了一家当地人称为“德国医院”的医院。解放以后,“德国医院”改名为“人民医院”,医院里也没有一个德国人,但是在父亲的心中,这医院是当年的德国人建起来的,即使已没有德国医生,那医风也该是德国式的。

这座城市上世纪先后经过德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的占领。兴许时间久远,人们淡忘了德国人给他们带来的屈辱,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似乎没有留下多少仇恨;不像日本人,一旦提起,人们都会百倍警惕,也都会恨得咬牙切齿。这种奇怪的印象,没有人去更正,也没有人想去探个究竟。

卢放飞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偏见,使他对德国人充满亲近之感。当他徘徊在前德国总督豪华宏大的总督府周围,当他游览前德国总督的幽静的古堡式的官邸,或者仰望着爱弥尔教堂的高耸入云的塔楼时,他的脑海里总是充满着神秘的想象。

卢放飞的中学时代是在一个先前叫“礼贤”的中学读完的。最早的时候,一个名为高礼贤的德国人开办了这所教会学校,它的师资在这座城市也曾经是第一流的。对英文的重视,几乎成了这学校的传统,他的英文根底,除去母亲的熏陶外,主要就是在这所中学打下的。他的城市为他催生了一双看世界的眼睛,他也为此而长久地自豪。

随着阅历的增长,他的自豪也与日俱增。卢放飞到过香港,他以为香港的殖民时期的建筑拆掉得太多,以致让城市丢失了历史,他也到过澳门,感觉葡萄牙毕竟国力有限,他们经营的 MACAO,就城市而言,简直没办法和他的故乡相比。而深圳则缺少历史,基本上是一个在平地上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城市。

寒冷的春节过后,城市渐渐地苏醒了。大、中、小学也陆续地开学。正月



十五那天早晨，卢放飞准时离开家，要去校办公室上班。从楼上下来，走到二楼拐角处，遇见了一个围得像个阿福样的胖娃娃，娃娃奶声奶气地喊他叔叔，只有孩子才有的那种稚气，让他心里感到特别温暖。他上前去抱起孩子，又在他胖乎乎的脸蛋儿上轻轻地亲了一口，心想若是结婚就生孩子，自己的孩子也该有这么大了。这个寒假，他过得孤单，在美国的妻子跟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他知道前景不妙。出于男人的尊严，他不会主动地往那边打电话。

他走下楼去。凛冽的空气无孔不入地往他身体里钻。他竖起了大衣领子，两只手插进大衣口袋里。进到办公室时，那个“无齿（耻）之徒”的阿黄，竟然大叫起来：“呦，主任，整个儿一个黑社会老大呀！”卢放飞笑呵呵地给他作揖，求他：“你就修修好吧，大过年的。”可其他人却不依不饶，齐齐地起哄说，瞧那顶巴伐利亚州的小礼帽，瞧那条苏格兰的格围巾，再瞧瞧那澳毛大衣的立领子……卢放飞连连打拱说：“谢谢大伙了，谢谢大伙了。我要是黑社会头儿，咱这办公室不就成了‘黑帮’了吗？”

因为寒假刚刚过完，新学期又刚刚开始，学校里的的工作尚未展开。校办公室除去这个来问候一下，那个打俏几句，正经事也不多。所以，大家擦桌子、拖地、打水、取报之后，就坐在椅子上聊闲着。小刘说，过年就是钱当水，一年挣的钱，几天就造进去了。女小王说，校长说咱年薪要达到八万块，啥时候才能兑现啊？我可盼得眼珠子都发蓝了。

他的副手，那个叫阿黄的家伙，居然神秘地讲起去北京过年的遭遇来，也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家伙说：“咱这地方城市洋、说话土，不说话还行，一张嘴，地瓜干味儿就往外冒。俺这回上北京，天哪，可丢老鼻子人了。咱这地场跟屁股叫腚，人家北京跟腚叫屁股。我在北京挤公共汽车，没成想车门把腚给挤住了，我就喊啊，闺女，快开门啊，夹俺腚啦。售票员看了看说，噢，夹屁股了。您喊腚我不懂，北京管这儿叫屁股。这下我可懂了。您买票吧，您要去哪儿？我说，那就给俺来张永屁股（定）门的吧。”轰地一声，全屋子的人都被他逗笑了。

一个单位里总得有一两个活宝样的人，卢放飞偷偷地笑着想。没有了他们，连空气都压抑呢。他宽容地拍拍自己的屁股，冲大伙点点头说：“噢，今几个我才明白，这不是腚，这叫屁股哎。”于是大伙又笑了一气。

笑够了，他便从抽屉里取出上学期期末校长办公会议纪要看着，他想根据那里的精神，为校长们准备一份新学期工作规划。这个工作本来该在